

鲍寄望 著

诗史气象与艺术精神

——再读毛泽东诗词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鲍寄望 著

诗史气象与艺术精神

——再读毛泽东诗词

云南出版集团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诗史气象与艺术精神：再读毛泽东诗词 / 鲍寄望著.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1

ISBN 978-7-222-11512-5

I. ①诗… II. ①鲍… III. ①毛主席诗词—研究

IV. ①A8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027221号

责任编辑：吴 虹

责任校对：钱 勇

责任印制：段金华

封面设计：鲍寄望

书 名	诗史气象与艺术精神——再读毛泽东诗词
作 者	鲍寄望 著
出 版	● 云南出版集团 ● 云南人民出版社
社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
邮 编	650034
网 址	www.ynpph.com.cn
E_mail	rmszbs@public.km.yn.cn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7
字 数	133千
版 次	2014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	1-1500册
排 版	云南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深圳市佳信达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222-11512-5
定 价	28.00元

购书电话：13312517828

前 记

我喜爱毛泽东诗词,也想研究一下毛泽东诗词,在2011年一年中,将所想的全部写完,终觉有些释然、歉然。在对毛泽东诗词评述林立的著作中,我能有点独特之处、引人入胜之处吗?这让我十分惶恐。

先得谈谈对毛泽东诗词研究的几点看法,这是我写作时的指导思想。

一、毛泽东诗词的丰富性中存在相似性与差异性的特征

相似性与差异性成了丰富多彩的文化精神活动与人生经历活动过程,充分理解毛泽东诗词在不同历史阶段的思想变化,明确其思想发展过程中的诗思呈示的对立与统一、矛盾与协同、承继与革新、转折与提升的历史进程,在每一个进程中都与其人生经历、哲学史观、诗情倾向相联系,通过思想的洗练后,在诗歌的各个认知阶段自然会产生出不同的变化,在变化的历史语境中,诗意文本有了不同的艺术特征,散发出的浓烈的时代精神与气息也各有差别,风味殊异。何况,中国古典诗歌能表现人类难以言状的精神体验与生命意识,能打开人们隐秘的心路历程与认知韵味而形成浩大的诗情空间,它有

丰富的艺术思维特征与审美趋向。毛泽东出色地把握住了古典诗歌的这一特质与风尚,完成了一次诗情诗意在审美变革上的飞跃。所以,过分从意识形态中、时代背景上强调毛泽东诗词在历史层面与现实层面上的要义,对其思想性赋予过多的诠释与习惯性传输,对其诗词作注释性的文本解读,甚而成为一门表述性的学科,这在毛泽东诗词研究上仍有很大局限性。

二、我们需要对毛泽东诗学史观做整体把握

毛泽东诗学史观首先在于从古典诗歌的精神内蕴与风骨气象出发,既有继承,更富创新;既富潜移默化吸取,又有风娇奇崛的开创。他为什么喜爱古典诗歌,又能从古典诗歌的自然形态上捍卫着它的特点?因为中国古典诗歌是这个民族生存的一个文化形象体认,是民族精神外化的一种凝聚,它有稳固的艺术气质与艺术特性,有东方式的审美形式与审美追求。此外,中国古典诗歌的结构在客观的稳定性中充满多层次的辩证统一特征:形成形式对内容的多元要求,形式对内容的整体和谐。形式变化中对内在联系的辩证把握形成的整体和谐,使中国古典诗歌形态的生命气象与生命精神成为古代历史文化领域内最丰富、最成熟的一种象征体,如同甲骨文的古远沧桑,如同青铜器的厚重典雅与高贵。

毛泽东诗词从讴歌现实斗争生活中来弥合古典诗歌表现现代生活时带来的裂隙与两难,冲破了封建历史空间与思维

模式遮蔽着的诗情帷幕,成功地以清新明快的诗情取向实现了古典诗歌在现代的一次变革、一次转型。这种成功,不只局限在转述与借用古典形式的这一种调和状态上,而是让诗情独立于传统基础的框架,以古典诗词最可贵的精神气象来传情达意、抒写新的人生情态与激烈感人的斗争生活;他以具有中华民族喜闻乐见的诗意特质的言说方式、带来新的诗情感悟与语境生成,给古典诗歌传递现代思想的精神内蕴与民族风尚有了别开生面的表现;他更用自己的成功启示人们,诗情的言说力量与诗境的震撼发歌是那么引人入胜,便澄清并撇弃了古典诗词的一些繁奥的思想形成的滞重与带来的困顿,用新的创作精神成功地从古典形式的某些固态情景中突围出来,让现代人更加热爱上这门古老的艺术。

毛泽东从对古典诗歌的雄厚装备中厚积薄发,用革命思想启动了新的哲学境界与诗情景致。如梅咏,如对孙悟空的诗情喜爱,如在攻下南京后的高瞻远眺的哲思理趣,如在大雪茫野中的胸怀气度,如消灭血吸虫病后对人世的深度关怀与体认,如登黄鹤楼、登娄山关时对人生境界的淘滤与追寻等等,是让人永志难忘的诗情诗境。他的诗词丰富并提高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歌形象与表现范围,达到全新的诗意的锐进与诗境的富瞻。

三、毛泽东诗词是当代文化语境与斗争生活中的生活情态、斗争素养、社会理想的集中展示

毛泽东诗词是内敛的(以古典诗歌形式为载体),又是开放的、变革性的,是现代革命斗争大潮中的先进思想与传统文化的新结合、新发端。从创作愿望与创作状态上来说,写诗不是毛泽东在精神层面上对自己的心灵放松与心态调节的一种艺术手段,不是寻求精神抚慰的栖居场所,他要用诗作为人生精神力量的显示与战斗意志的宣泄。他的诗重新启发人们对世界、对人生的新的想象力与创造精神,打破了古典诗歌长期植根于人们心中延续的那份积习与固有壁垒,实现了继承传统后重建起新的精神追求、新的诗情诗意、新的创作思想上的蜕变与穿越,让古典诗歌的艺术生命从新的民族精神出发,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作了一次跨越。人们喜爱他的诗词,正是他的诗词建立了一种人生意气与人生进取的奋斗精神,挥洒了一种百折不挠、砥砺前行的人世征程中的气势与力量,还有那种历史文化的深厚浓度与现实生活的丰满情怀的诗情韵味。

毛泽东诗词由于在后期过分重视诗歌的功利性与指导性,有些诗纳入了他的斗争生活愿望的艺术呈示,希望借助诗歌能达到对政治斗争有个援手,这便封闭了他的诗艺的扩展而走向狭窄。1961年以后写的几首诗便把诗情固拘在“反右倾”等的思想指归上,形成在后期诗情的指导性上带上了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这在本文中也有分析,是不该回避的一个倾向。

四、毛泽东诗词的诗史合一

毛泽东诗词被公认为是以诗写史,以史显诗,诗史合一。对于诗史合一之说,我认为有必要补充一下。在他的诗里,史的命意应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用鲜血与生命铸就了中国革命史,用自己的亲身实践创造历史;毛泽东又用他的诗歌去歌颂革命斗争实践,表达这段可歌可泣的艰难革命斗争历程与建设新中国的探求过程,写就了中国革命的伟大斗争史而称为诗史。他又在诗中表现了对待中国历史的两个问题:一是在对历史的继承中如何与现实斗争相结合,由此他在诗中对中国历史的思想精神的取舍达到了少有人能及的精湛、准确的诗意表达与思想呵护。他的诗中有对历史事件采撷的浓烈情节,并使之结合得恰到好处,让史为现实斗争服务,又用现实思想指导对历史的判阅。他的诗像扎根于中国历史沃土中的一棵参天大树,既吸取历史养分,又在现实的高远阔大空间里延伸得枝繁叶茂,从而体现了一个伟人在面对艰苦卓绝的现实斗争时的历史性的艺术思量与独到的艺术眼光,体现了他将历史与现实对接时精辟的认知能力与表达方式。这也应是宝贵的史诗合一。二是毛泽东诗词借助古典诗歌表现现代斗争生活,就不是只注重一个形式问题,“旧瓶装新酒”之说是片面的。毛泽东的诗能让人钦服,正是他的诗很好地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诗歌气象、诗歌韵味与其散射出的民族特质。通过自己的言语方式,让古典诗歌在抒写现代题材时作了一次成功转换与变革,让这份宝贵的文化遗

产发扬光大,让人们明白古典诗歌及古典艺术形式是如何来表现现代思想与精神的,这个变革,诚然应该是对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一次转换与提升。古典诗歌自唐宋大发展后,逐渐衰微。到毛泽东手里,他作了一次提振、一次推陈出新,这是从历史发展进程中对诗歌变革的卓有成效的一次尝试,以诗推动中国诗歌史的发展,这应是一种诗史合一。只可惜毛泽东诗词倡导的这面旗帜未能引领中国诗歌开出一个新生面。

五、如何加强对毛泽东诗词的文本研究与创作过程的研究

限于作家的创作背景与历史成因,在探讨毛泽东的诗词时,要找到一个诗意的真正目的,探寻、理解一首诗的内容中所包含的不同思量与隐蔽着的艺术韵味,还有那新的诗情命意与艺术潜质,才能读出诗的美感与诗的力量。在以往的探究中,我们对毛泽东诗词有两种时代眼光:一种是从革命与建设时期的大背景中、从时代精神的氛围中去体验毛泽东诗词产生的方式与对历史的影响;更多的文本把毛泽东诗词放在传统的意识形态的层面上,做过多的思想方面的审美接受,便有了太多的相似与雷同,忽视了他在人生繁杂情态与艰苦斗争中的挫折失败形成的心潮起伏与情绪变化,还有在千回百转的精神世界中那隐蔽、幽深的一面。

我们应当从现代人生观念的思维中再作认真而充分的分析,提取当下生活中可以重新认知的精神元素与艺术思量,联

系历史文化语境,看看毛泽东如何将历史与现实结合,在对古典诗歌的继承中又有什么独特发挥。他在诗中对人生状态的认识表现达到了什么样的深度,面对艰苦奋斗生活在以诗情关照时如何呈现出豪放大气与磊落情怀等。

还可以从语言的运用上看,毛泽东的诗词从传统习惯的语言领域中把握住了新的表达诗情内涵的合适形式,选择到一种既典雅又鲜活的、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爱并接受的语言运用。在战斗的生命历程的经验抉择中,他的诗词的语言运用形成了通达明白中的刚性气息与不调合性。生死攸关的生存境况,使语言运用不会是幻想式的、软弱而呈两重性的纠缠。回到了战斗生活的核心中,不会是以往诗意语言形态的还原与照搬,而使诗情语言的创造性具有强烈而深厚的色彩感与冲击力。语言背后的思想力量随时在改变语言中习惯的、传统的力量,形成革新式的语言磁场,使语言空间既有传统又更加敞亮,穿行在一种新的诗意语汇表达的状态中了。

再从毛泽东诗词的结构艺术上分析,也是一个重要环节。结构中包含有思想、情感、意象、节奏、音韵等之间的合成与分解的关系,还会有诗人也难说明白的一些隐秘的诗情含义;结构分析中对诗境的张弛力度、冲击力度都会有明白指向,不同指向的相互配合而使诗的内在逻辑有个新的扩展与变动,因为艺术传达整体性的完善是从结构布局中生发出来的。因此,对这些从文本方面的深度探求是我们探讨毛泽东诗词的

一个新的认识起点与努力方向,这样也才会把握住毛泽东诗词的美感力量。因为毛泽东的复杂人生情态与艰难的斗争历程必然会有多样性与复杂性的诗情趋向与诗意萦回,他对传统的继承必然会在对历史、对现实的融合中有独树一帜的发挥,自然在创作中也会呈现无限丰富、无比开阔的创作趋势与艺术表达空间。

可不可以这样理解,毛泽东诗词以古典形式对现代诗情作了一次启蒙,打破了古典诗歌从形式到内容的精神束缚(因为毛泽东给这一古典形式赋予了新气象),揭示了在现代革命斗争与变革精神中对人生价值的明确认知,让诗服务于人生、服务于革命斗争生活,成为了他诗词中的不凡潜质,也自然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中的一面示范性的旗帜。

追寻这一探究、学习毛泽东诗词的真正目的,我自己的表达是否做到了?这是惶恐之处,请读者赐教。

2011年12月28日于昆明

目 录

前记

- ◆毛泽东诗词中的战争美学描绘 /1
- ◆毛泽东诗词中的山川描写情怀 /36
- ◆忧患与诗人毛泽东 /51
- ◆毛泽东诗词的语言抒情方式 /80
- ◆毛泽东诗词中的整体象征 /106
- ◆毛泽东诗词中的修辞章法 /118
- ◆毛泽东诗词运用古代神话表现的崇高精神 /148

◆静穆至广大

——读《菩萨蛮·黄鹤楼》 /159

◆和而不同

——毛泽东与柳亚子的三首和诗 /166

◆时间·水·诗的精神气象

——读《水调歌头·游泳》 /176

◆奇思壮采 格高千古

——读《蝶恋花·答李淑一》 /183

◆同题·同景·同意·同势

——谈毛泽东三首同题词的诗歌主体精神 /190

◆时间叙述状态与生命意义

——读《贺新郎·读史》 /198

◆小大之辨与通俗之变

——读《念奴娇·鸟儿问答》与

《满江红·和郭沫若同志》 /206

毛泽东诗词中的战争美学描绘

在毛泽东的诗词里,在他的意识中有一种定型、有一个意识的主体、有一份诗心风韵与神采飞扬的绽放,那便是以诗写战争,正面写战争,以站立的姿态写战争,以英雄的姿态写战争,以高瞻远瞩的精神写战争。

有评论家说过一段话:他用自己的生命写他的诗篇,用他的生活实践他的诗篇(叶嘉莹)。写诗是毛泽东个人的生命状态与斗争生活愿望,他的诗与他的革命生涯影形相伴,他以自身的行动实践了他的诗篇中的思想与志向。梁启超说过,“这类文字,真是和那作者的生命力是分劈不开的”,至少写诗时“语句和生命是迸合为一的。这种生命,是要亲历其境的人自己创造。这类我认为是情感文中之圣。”(《中国韵文里所表现的情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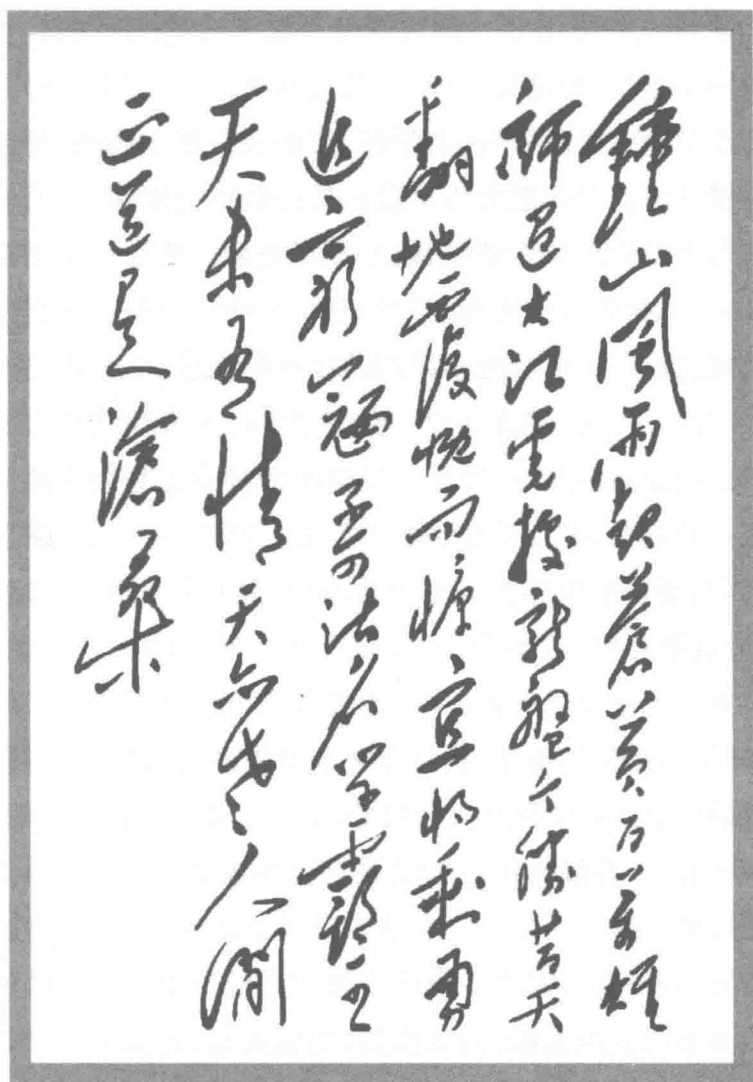
毛泽东以战争为题材的作品是他诗词中的重头戏,是最为成功而最富魅力的作品。古往今来写战争的作品相对要少些,屈原应是一个大家。毛泽东写战争的作品不仅是以生命写成的,他也用生活实践着他的诗篇。他以自己的战争经历去表现中国革命战争这个主流,表现自己的生命诉求,表现中

国人民的战斗情怀与不朽功勋,形成了他的战争史与诗相结合的人民英雄颂歌。也有评论家称这类作品为战争美学的独特发现(杨义)。这是因为毛泽东把握住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性,吐纳出时代的呼声,醉心于祖国解放的伟大宗旨,认清了消除外敌与历史沉渣的必然趋势,在每个历史角度都有以诗去见证战争的史诗风雷、以诗去抒发境界万端的史诗气韵。

一、充盈天地的浩然之气

毛泽东 1949 年 4 月写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是从欢庆南京解放的胜利捷报中,扯下了一道悲天悯人的伪善防带,直击到社会上各种势力、各色人物中的最敏感现实:历史与现实交融时应该用历史的血淋淋的疼痛去唤醒那些糊涂而昏聩的头脑,以一种革命到底的气势既回溯历史,又明白现实,知晓中国革命的前途和未来。不应该怜惜敌人,而应该牢记千古留下来的历史训诫,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这种诗意深度中去体验诗意语境呈示的精神内韵,去洞悉诗境抒发时境界中的博大的精神力量,以不断前进的进击精神提取现实与历史相交的契合点,指明这场空前战争应该在什么节点上去实现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只有将革命进行到底才会取得最后胜利。这种气势充塞于天地之间、响彻寰宇之内,形成以大事件入诗,以诗表现一种政治精神、历史精神、战略远见精神便成为这首诗的特征。

诗起自南京“虎踞龙盘”的地势,以历史上多少朝代曾有



毛泽东手书《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过的争夺为主线,让历史的风雨烟云从开篇便扑面而来,指出解放南京是“天翻地覆”的历史性的伟大胜利,但不是最后胜利。于是牵引出“不可沽名学霸王”的又一历史折光,把诗的内在精神所包含的重大历史启示从远处拉到眼前,让人们在现实与历史的训诫中清醒认识、深度查照。然后借用李贺诗中的一句“天若有情天亦老”的慨叹,形成历史与现实交融时的情感交流。历史与现实风烟的扑扑画面、历史经典与现实场景的回环转换,使诗意有一个深度空间去发挥其扩大而深沉的启迪作用,并以一种大气磅礴的精神意志与战斗情怀来表现一种政治的、历史的、战略远见的思考。诗没有说教之气,因为诗意形象连贯完整又含蕴深厚,诗情鲜明而情感浓烈,诗意聚合如一。此外,一首短诗让诗意节奏体现得那么鲜明有力是十分让人叹服的,全诗的节奏可以用军行壮采来比喻:开头为冲锋号角齐鸣、百万大军奋勇前进,攻取南京后的顿挫是诗意的一个稍息。此时,历史烟云笼罩四野,战争炮火震撼人心,一道命令下达,这支雄师又在为解放全中国的伟大使命奋勇前进。一位诗人在这军行中不禁忧从中来,再擂战鼓,鼓舞全军将士完成一项庄严而宏大的历史使命。这种诗意节奏如同金声玉振,四播激情,响遏天地,震撼人心。黄钟大吕难有其气象,电闪雷鸣难现其巍巍神力。

毛泽东写战争的诗词,第一首是1927年9月的《西江月·秋收起义》,这首词的叙述状态是明白浅直地交代了军队